

私密的浩瀚感

言之寺院已經成立
第十屆成大詩展

成大中文系教授——翁文嫻

「道在稊米，道在糞便」，莊子說躲在猥褻的角落裡，身上也能晃動那種光。有說我們每個人軀體有個大三倍的光纖球、橢圓形，內裡不斷移動，以光速變化，去連結外太空的世界。我深信詩的造句，會更新思緒、更新心智的吸納感知，令那個球體不斷保持清黃色，不變濁不遲滯。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如何是私密的浩瀚感？波特萊爾鉅細靡遺地告訴了我們：

「它是私密感的一項全面征服。詩意的狂喜，一步一步地，變成了一個沒有結局的生命。慢慢地，浩瀚感成為根本的感受——一個根本、私密的意涵。當夢者真正體驗到「浩瀚」這個詞，他就會看見自己從所憂慮的、思索的，甚至從自己所夢到的一切之中解脫。他不再禁錮在自己的重擔當中，不再作為自身存有的囚徒。」

——巴什拉《空間詩學》p.291

上面一段話我們印在今年詩展海報上，海報用了劉高興的一幅畫做底圖。真的如夢：那個人站到一朵花無端開啟的圍牆間，浩蕩的水或白雲不斷湧入。牆外一隻馴良如牛、如馬來獾的動物倒掛，發著日升日落的黃光。那個人是在記憶中？記憶中的花像伸長的手指，還有一個不知什麼世代遺落的重要記掛？變做一個在眼前滾動的球。

這幅畫內在緊密自成天地，沒有固定的指涉，我們可任意投身其上，坐在水邊或花瓣自以為是其中的那個人。



每次詩展是一個舞台，修這門課的人，有時間終結嗎？或者是一輩子可以修詩的課？「詩」是「言」與「寺」的結合，是可以用來供奉拜拜，高達神明的語言。我們平日講的話，被規範被窄小被制式化的表達，什麼時候？

最少讓他有一剎那間，出神。讓那些來看詩的朋友，同樣可以忽然跟隨詩人，去到那個高高地一無所有，引你盪進去的大團清藍：李白說他自那兒出生，法國藍波說他的宿舍，是上面的大熊星座。

這是第十次詩展，有些同學是以前參展過的，興致沖來加入。寫〈春日不祥〉的吳懿奴畢業了，竟然第四次參展，每次都即場做一張大大的剪紙。這次氣好盛喲，她說道：「大風吹起裡面萬物皆無主／空穴裡溢滿呼吸的起落／世間的花紋逐漸疏忽」不知在外受了什麼委屈，但覺她寫了首好詩，幾乎不用改。李怡芳〈棉被濕了、棉被乾了〉，很多人喜歡那個水族箱的裝置，但開幕那天叫她念自己的詩，竟然泣不成聲，誰能明白每首血氣之痛的內情呢？

李旻宸（建築五）〈暗行〉，自己改了好多次，愈能拿捏而準確：「以影為質的細線啊／將我們內心的部分／絲絲抽離」、「我們看著自己的影子拉扯得好遠好遠／直碰到海浪冷卻／消失了／如同／你淺淺的一聲嘆息」。回環往復的情，如海浪，他追蹤得很好。

我嘗試將每首詩，剪錄幾句，看看讀者可否輕易進入。或許，這也是一種自我修煉的方法——詩寫好可有幾段或幾句，拉出來不斷讓人進入，以為這詩是為了我，一個陌生的讀者寫的哩。

詩，言之寺也，所以用詩求籤是「本性」，當代人可以當代的詩，也自然得很。這次詩籤組陣容龐大，他們先開了幾次會，決定做一個「土星」，我們下一個星球的站，先向土星問所有的前程。他們專注的臉，做出了許多美麗的星球。參與解籤的同學，覺得自己正面對不相識的人，進入他內心，握在手中的籤，是天外傳達的，神明被召喚到場……。

這次將全部28作品分成四類，為了讓讀者輕易看到，每一類都好好看啊，有已經畢業的、有從外校來的，最後一首壓軸，是老師仇小屏的，「碎」的變化。

在詩的氣場，碎了的事物忽然長芽，不相連的輪廓忽然迷漫，不需解釋，總會明白。諸如這學期課名：「空間詩學」，我們邀來五位神奇的講者：徐明松、葉熾仁、陳正芳、劉高興、駱以軍，為什麼是這些組合？難測知的，量子力學說的平衡的時間的線？同學們就如海綿不斷吸收，那些訊息，存種於幾十幾百年之後。

2018 第十屆成大校園詩展詩選

〈春日不祥〉

中文系 — 吳懿紋

春日不祥
是因為那些花歲歲年年地死去嗎？
堆疊出一種絲薄的血脈
沒有長青，都是新鮮的
甜蜜勸告你別再去找去年的花呢
去年我也不在這裡

去年不祥，花也不祥
在玉字旁下撿拾山被鑿剩的碎片
在心字旁邊喝下最冷的水
緊握衣服，思春期
用於澀澀地思戀一幢看不見的神殿
在歷史照不見的洞裡兀自認真
燈火沿著髮絲燒進了眼睛
身體閃閃發光的同時也開始
看不清前路

我知道腹內的金石
有隻陌生的手揉熱
那反覆輾壓，直至失去
遂開始向四方延展
撫送這金箔去到哪裡
在氣流中等候一具人形





被召喚，卻不知何時能依願到來
有心人的勸誘多麼殷勤
以致於春來，花開滿山

因為是春天，所以有人溫婉、清涼
所以你門不要全關上啊
在千千萬個石縫的抖動裡入夜
開始只說未知的言語
奮力只為打聽謠言
並不再只祈求心安

如果能為此策動一齣花期
在群山之間升起幼小
令宇宙想起了開闢
宇宙還會再一次吐出蕊蕊嗎？

大風吹起裡面萬物皆無主
空穴裡溢滿呼吸的起落
世間的花紋逐漸疏忽
霧來把二三圍成了一，而你我仍在
也像是無主了
張開一道隨時會斷開的金弦
在不祥的花開的脹痛之中逾矩
踉蹌起身地前去牽起
這山與那山



2018 第十屆成大校園詩展詩選

〈蒸發的你〉

中文系 — 許明涓

時間又開始走動了
沿著線走，又或者繞著線走，轉彎
繞過一場暴風雨
我在樹下打開手掌又合起
樹的氣息在頭之上
流動、升起，撫平。



我仰望天地之間的血脈，海浪
一波又一波的形狀
拍打著我流著浪的臉頰
我嘗試入睡
在最深最深最深的地底

呼吸
滿滿都是孤獨的氣息
睡著的時候孤獨纏繞著我
曲折的弧線折起
從耳後的疼痛
一路蜿蜒至膝蓋
我努力伸長腳趾
用感覺盼望
觸到你眼裡
最亮的那塊





你說
 「是惡作劇一般的人生襲擊了我」
 夜夜的惡夢
 換個人嚎叫
 我就分辨不出來了
 是你把枕頭偷偷換了邊
 是你把頭髮梳得太整齊
 導致今天下午的雨
 下了一整夜

「沒傘的人必須奔跑」
 你又說。
 我沿著線跑
 踏步
 雨沿著線的邊緣
 掉了下來
 像夢境一樣
 像昨天一樣
 像出生之前
 像天還未亮

我呼吸
 嘗試在光的頂端看清楚這一切
 模糊的輪廓是
 滿滿的水氣
 與
 蒸發的你

